陆根荣摆熟食摊

贺友直 图/文

新美术出版社1954年迁到铜仁路，出大门左手转弯朝北走几步有条与铜仁路成T字形的横马路——南阳路，在路南的拐角有一爿糟坊（酱园），每到傍晚，必摆出一熟食摊，卖猪头肉、牛肉、牛肚，据说摊主是曾轰动上海滩的社会新闻的男主角陆根荣。“王慧茹陆根荣”故事发生于何年何月，此时我年岁几何身处何地都不清楚，我在这里说这档子事的用意是：人生在世忽起忽落并无定数，关键是要把握好走的每一步。若步步踏实方向把正，虽不求成为大家巨富，但做的是问心无愧的平淡事，心里是充实和满足的。陆根荣从被富家小姐迷恋的社会新闻热议的主角跌落到摆熟食摊，其心情如何外人不得而知，用我甬人的一句谚语：“到啥山斫啥柴。”凡事大都只能如此。

走街穿巷忆旧事

童年之忆

张小霖

同事小葛从云南带回鲜花饼，那香香甜甜的玫瑰花馅，激起了我对童年的美好回忆。

20世纪60年代初，在安徽，我们搬进了农场新建的红瓦砖房。这是三排平房，搬进去的时候连电灯都没有，可这红房子在我们眼里够气派，经过几年的经营，愈发显得别有情趣。

我家，前门一棵砀山梨，后门一棵水蜜桃。东侧栽着一架葡萄，西侧种着几棵玫瑰，中间还有两棵香椿树。俨然一个殷实的农家小院，而邻居之间只是象征性地种些木槿之类的灌木作为隔断，并没有像样的院门。屋前200米处，还有一块自留地，种着山芋之类的五谷杂粮。

春天，香椿拌豆腐、香椿炒蛋色香味绝佳。初夏，妈妈精心地将玫瑰花制成玫瑰酱，装在瓶子里慢慢享用。夏日里，白里透红而硕大的水蜜桃，咬一口汁水横溢。秋天，先是紫色的葡萄登场，酸酸甜甜。接着是黄亮的砀山梨，酥脆爽口。到了金秋十月，则收获山芋。一时吃不完的山芋，被扎成一串串的挂在屋檐下。除了充作粮食，我们会用煮熟的山芋，切成条、片，晒成山芋干；或将山芋泥用饼干桶的盖子做成山芋饼，考究时还撒上芝麻；再就是打磨出白白的淀粉，当凉粉拌着吃，这些都是我们冬日里最好的零食。

红房子东面不足百米是一条叫做“黑沟”的小溪，那清清亮亮的溪水被人们用来洗洗涮涮。夏天，这里是我们玩耍的好地方。日后，我在上海市公安局系统的游泳比赛中夺得冠军，最初应该就是在这小溪中扑腾出来的。小溪对面那一排油桐树，则是我们猎奇探险的好去处，小伙伴们各显神通，在树上开辟穿行通道，从一棵树爬到另一棵树，全程脚不沾地。小溪边飞舞着无数的蜻蜓，有宝石蓝的、翡翠绿的，还有丝绒黑的等等，不断地充实着哥哥那几个木盒子里的标本。入夜，萤火虫陪着我们数星星，蛙鸣声则伴随着我们渐入梦乡。

虽说从小就随父母离开了上海，可是皖南的山水，给予了我们健康的体魄、聪敏的才智和良好的心态。那时候，我们的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绿色、天然食品的概念，也不知道什么叫低碳环保，什么是生态平衡，可是我们最充分地享受着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一切。

童年的生活是玫瑰色的，童年的烙印是洁净而美好的。

菖蒲飘香墨花开

——刘一闻师生作品观摩展序

沈嘉禄

登黄山，予人最为惊奇的感受莫过于刀劈斧削的峭壁上突然长出一棵援手般的青松，盘根错节紧咬岩石，树冠尽可能往外伸展，将一片郁葱葱的浓绿泼向滚滚云海。由此想起，大凡艺术家横空出世，往往出于一个偶然，紧接着是一生不可回避的磨难。只不过当人们沉醉于一派旖旎之际，唯有松树在沉思：我从何而来？这偶然，是前定抑或使命？

刘一闻先生，书法篆刻家，早生华发的美男子，有着松树一般的坚毅与静穆，他的书法、篆刻与绘画，如风如雨，如雷如电，还有阳春烟景的山花烂漫。

少年刘一闻，与那个时代所有的英俊一样，梦想缤纷，他在少年宫文工团里朗诵唱歌，在无线电兴趣小组安装半导体收音机，进了中学后又受到老师鼓励，痴迷于书法篆刻。至此，他还是无意间落到峭壁间的一颗种子，悄悄发芽，前路未卜。而后，他有幸得到方去疾、苏白、方介堪诸先生亲炙，还从唐云、谢稚柳、赵冷月、任政诸先生处汲取了丰富的艺术滋养。在那个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日子中，师生间心照不宣的意会，肝胆相照的交契，使青年一闻懂得了中国传统文化衣钵相传的真谛，实质是道德力量的传递，也深刻领悟了老师的每一次横挑竖剔，都是菩萨心肠的点穴针灸，都是拈花一笑的智慧开启，这使他养成了淡泊儒雅的风度与标举独立的个性。

一闻先生今天卓然而成大家，固然在于自身砥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然中华文明即便在恶劣的环境中仍由经诸位大师薪火相传不绝，也是他的福分。一闻先生感知并铭记这一点，因此，几乎在他立雪程门的同时，也开始传道授业了。海晏河清之后，书法篆刻热骤然兴起，一闻先生在全国性大赛中屡屡出镜，好评如潮，空谷幽兰，标新立异，阳春白雪，誉满天下。青年才俊慕名而前来叩访者日益增多，或呈上书法习作请求点睛，或带来印花祈望朱批。一闻先生每去外省讲学，总希望于万花丛中发现亭亭玉立、迎风标举的那一株，谨慎考察，终欣然收于门中。他如乡贤孔夫子一样有教无类，但重在品德与基础，授书不在徒多，而在精熟。于今桃李满天下，香溢清远。

6月10日，正值菖蒲飘香、龙舟击浪的美好时光，得润书画研究院借座福州路九华堂举办《雅集嘉平——刘一闻师生作品观摩展》，这是一闻先生与学生多年来创作实践的一次恢恢检阅，也是衣钵相传的成果奉献，艺坛热切瞩目。自孔夫子设杏坛以来的两千多年，传统艺术教育在中国，多以师徒相授的私塾方式持续着，而且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今天，信息获取便捷、传播渠道多元、物质诱惑强烈、世道纷繁喧嚣，求艺者视域开阔，但也容易眼高手低，斜枝旁逸。现代的学院教育已成为主要求学途径，学院派背景似乎在社会上也能赢得更多青目，但也要看到，过于方便、过于快速的知识获取并非一定是莘莘学子的福音，有时反而因为有意避开了朝花夕拾的曲折艰辛，缺失了一份人生的珍贵体验或参透禅机的快感。要知道，百度之外，当有亲炙。那么师徒相承、手口相传的近距离教育模式，是现代教育不能全面覆盖的，尤其对书法绘画和篆刻等诸门极需天分与灵感的艺术实践而言，教学相长的融洽气氛，德艺双馨的气息熏陶，都是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作为执掌教鞭的大师，他就是文化核心、精神领袖、风格流派的旌旗，一个眼神、一次差遣、一声嘉勉，一记棒喝、一封书信、一个动作，一次对人情世故的表态，一场风雨夜归人的炉边小酌，都可能胜过学生手捧课本在字里行间的踯躅。而这，也是得润书画研究院这类民间文化社团在民族伟大复兴时代召唤声中存在并发展的可能与价值。

序跋精粹

咏诗人三首

赵笑平

陶渊明

采菊东篱见南山，瞬间一瞥应是缘，斗转星移变乾坤，笑问南山还依然？千山万壑换新颜，唯有南山独超然，诗人傲气透苍翠，万山丛中第一山。

李贺

李唐皇族一远支，幼小学诗喜楚辞，身背诗袋名山游，一代鬼才写史诗。神怪鬼堆寻幽秘，恢宏绚烂多瑰奇，一唱雄鸡天下白，李贺诗名千秋知。

李商隐

唐朝三李入其中，诗风不与二李同，深婉细密词精美，韵调和谐唱大风。一首韩碑美男童，数篇无题驾彩虹，相见时难别亦难，诗有灵犀万古通。

难忘的顾导

朱慰慈

去新西兰旅游之前，春秋旅行社告诉我们，在当地找了个很好的地陪导游，是上海人，原来当过医生。那天，当我们老记者旅游团一行经历了12小时的飞行，抵达奥克兰机场时，却不见导游的身影。

经联系，才知道那位导游的外婆去世了，他从小由外婆带大，所以此刻无法前来接应，让我们自行专机去皇后镇，两个小时后他会直飞皇后镇与我们会合的。满心的期待化为了不安，大家悄悄地议论开了：“这个导游怎么没有一点职业道德？把我们丢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算怎么回事？”

到皇后镇用餐后，我们终于见到那位匆匆赶来的导游了，四十岁上下的年纪，瘦高的个子，穿着一身灰不灰蓝不蓝的拉链衫，脸上无笑容无表情。见了大家，他也没什么解释，开口就提：“现在还有些时间，是否去参观一下古老的蒸汽船？不过那是要自费的。”一行人对他的没来接机还耿耿于怀，一听是自费参观，自然是异口同声地拒绝。

他也不坚持：“那好吧，我们就去附近的箭镇，那是早期中国人来淘金的一个小镇。”瘦高的个子走在人群的前方。箭镇很小，但后来我们都庆幸去了那个地方。

第二天去神奇峡湾游玩，路上有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导游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从新西兰的地貌讲起，涉及历史、气候、物产和人文，像是一位称职的地理历史老师，没有哗众取宠的言辞，也没有插科打诨的段子，但丰富的知识含量让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整整两个多小时的行程，他一刻不停地在讲，喉咙都有点干涩了。

后来只要我们一上车，导游就开始讲解。他给我们讲新西兰的税收制度、社会福利，讲新西兰的移民政策，也讲移民故事中的甜酸苦辣。他还坦率地给我们算他的收入账和一家四口的开销账，让我们对移民生活有更直观的认识。更吸引人的是，针对我们这个团的年龄特点，他用自己的医学专业知识为我们讲解老年人保健，他说老年人健康必须符合四个条件：血压正常，通便顺利，睡眠充足，营养均衡。他详细讲述什么才是健康的饮食，全素或全肉饮食会引发什么毛病等等，大家听得津津有味。

我们没有一个人问他过往的经历，但从他的讲解中，我们也知道了他姓顾，原先在区中心医院当医生，15年前移民来到新西兰。他说，他最遗憾的是没能把自己的父母接来团聚，因为他还有两个姐姐，按新西兰的移民法，父母来定居是不够格的。我们这才想到他为去世的外婆迟到两小时的事，敢情他是个重情的人，先前对他的不满，在一场场的知识讲解中早已释然了。

新西兰的天文地理，顾导都讲，唯独在购物方面，他一声不提。我们的行程中有两个购物点，他只是带我们去那儿，不做任何指点。一到购物点，大家蜂拥下车，他默默地走到一边抽烟去了，一副毫不相干的样子，这种清高自廉，让我们愈发对他有好感起来。

6天的新西兰游很快就要结束了，在去机场的路上，顾导转过身对全车厢人说：“你们以后在徐家汇或其他什么地方，如果看到了我，千万不要头一歪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大家都笑了起来，“怎么会呢？你到上海来一定要找我们，一起聚聚。”车厢内七嘴八舌地说。一股留恋之情在狭小的空间蔓延……

“敬老崇文”好传统

沈渭滨

我的岳父汤寅（1876–1958），字东父，别名琴隐，江苏武进人。擅书画篆刻，曾署理温州府永嘉县知县，淮安关稽核主任等职。1953年6月，由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是市文史馆创建时，最初入馆的36位名士、耆宿者之一。

岳父之能获此知遇，家人原以为系由马叙伦（夷初）部长荐引。近日我整理先岳遗物，始知别有一段鲜为人知颇可感慨的故事。

他是清代著名书画家汤贻汾（谥贞愍）的后裔。九岁失怙恃，依长兄伯迟（伯繁）公居。伯迟公精研汉学，列经学大师俞樾（曲园）门墙，受聘商务印书馆任编撰，与杭州马献臣（琛书）交谊甚深。献臣于1895年病逝，临终前嘱夫人将长子马叙伦托孤于伯迟公。时，叙伦年仅十龄，小名阿履，伯迟公遂携其回苏州，次年又偕往温州，亲为课读。叙伦尊伯迟为寄父。是故，先岳父早年与叙伦朝夕相处，情同兄弟。其后，叙伦富革新思想，英姿勃发，受永嘉陈介石（黻宸）先生提挈，成维新派志士。追新中国成立，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教育部部长。而岳父汤寅则金石书画，人称“娄东派嗣响，为继往开今者”，名闻于世。

解放之初，岳父赖以谋生之鬻字课画，已乏人问津，生活困难。老人无奈之下，竟大胆于1951年5月上书周恩来总理，请求工作。据称总理曾有指示：对地方上有相当学识、声望人士，但因年老体弱不能从事辛劳工作者，应取适当办法予以帮助；并正在考虑筹建文史馆。

总理接信后，即命人事部函告汤寅，称已转交上海市人民政府处理。市府人事处于5月31日函告示岳父，请来面谈。岳父与谈之后，对接谈者不懂艺术，不知其在画坛影响，要其送呈作品审议，颇感不快，加以早年举家遭日寇“一二八”轰炸，字画精品已付之一炬。因此作书致马叙伦部长，“望能以旧情加函介绍”。部长于6月6日回信称：“尊事既由周总理交上海市人民政府，并由市府人员接谈，必能善为处置。伦殊未便加函介绍，请谅。”岳父曾历清末官场，目睹私门请托之风弥久，请老友美言，虽事在情理之中，然不知世道大变，诚可嗟叹。马叙伦虽身居高位，又情同昆弟，却奉公守纪，不徇私情，在在令人钦佩。

于是老人将劫余之作，勒为一卷，在封皮上写明：“门外汉可不必看！”大张其名士作派。其实又错矣。陈毅市长素有儒将之誉，精熟文史字画，决非所谓“门外汉”者。果然呈达之后，市委统战部于1952年3月派员以急件通知岳父，请其于3月12日在延安西路200号参加座谈会，又在11月17日，请其参加在文联东厅举行之座谈会，由文化局夏衍局长出席讲话，说“1953年可设立文史馆”。12月2日填表，“以年老免入讲习班”。1953年6月10日，由陈毅市长签署的《上海市人民政府聘书》送至家中，聘书称：“兹聘台端为上海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此致汤东父先生。市长陈毅。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于是岳父成为市文史馆建馆的第一批馆员，编号为006–53006，可能是第六名报到入馆者。

从岳父汤寅入馆故事中，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本着“敬老崇文”优秀传统，极为重视团结、安置学有专长的老年知识分子，使之老有所养，安度晚年。无怪岳父生前用饭时，总要抱拳向天作揖，喃喃自语说：“感谢共产党赐我饭吃！”

十日谈 文史馆春秋

一位老人与他藏书的故事，请看明日本栏。